

# 新唐人街

鄭治中 著



中 華 書 局

# 新唐人街



---

鄺 治 中 著

---

楊立信 壽進文譯

姚 楠 審校

---

中 華 書 局

城市文庫

責任編輯：危丁明



書名：新唐人街  
著者：鄭治中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12樓B座  
版次：1989年7月初版  
©198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735 9

## 致 謝

---

本書部分是根據我在紐約唐人街長期作為一個居民和活動分子的經歷而寫的。然而，由於我跟數以百計的人進行了談話，使本書的內容更為豐富了。這些人為數太多，難以一一列出，其中許多都是工作繁忙的組織者和社區工人。對於我了解他們複雜的社區情況所作的努力，他們都給予支持，而且十分慷慨，不惜抽出時間提供所知情況。

特別感到榮幸的是得到紐約唐人街的勞工與社區領袖林永和洛杉磯富有經驗的基層工會活動分子格倫·小松兩位的幫助。通過工作和經驗，他們掌握了洞察事物的能力，把他們長期的奮鬥與美國規模更大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聯繫起來。我能分享他們的智慧，深表感謝，特別要感謝格倫在編輯上提出的富有卓見的批評。

我也要感謝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亞美研究中心。它在1986—1987學年期間聘任我為客座教授，從而使我有時間並有一個合適的智力環境來完成我的著作。

謹以《新唐人街》一書獻給我的妻子杜桑克，她是我家的真正作者。她在編輯上給予我幫助，在精神

上始終不渝地給予我支持，從而使完成本書成爲可能。

## 引 言

---

美國華人近年來取得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的形象已大大改觀，不再被視為只是從事餐館業和洗衣業的工人。今天，有些評論家說，在常青藤大學<sup>①</sup>裏，華人“所佔比例過多”了。此外，華人在工程和計算機技術等高級職業裏也獲得了聲譽。

華人社區已像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自六十年代中期以來，紐約和舊金山的舊唐人街人口激增。在邁阿美、侯斯頓和聖迭哥建立了新的唐人街，市郊的華人社區（像紐約昆斯行政區的弗拉興；洛杉磯的蒙特雷帕克；舊金山灣地區的奧克蘭）相繼興起，成為一些歷史悠久的唐人街的衛星區。

許許多多華人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社區的發展，都是在很短的時期裏出現的。單是人口的增長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自1965年《移民法》開始實施以來，衆多華人來到了美國。華人人口增加了241.4%——從1960年的236,084人增至1980年的807,027人。1985年，據一次調查，華人人口已達1,079,400，僅僅五年就增加了32%。今天，華人是美國第二個大移民羣，僅次於墨西哥人。

自1979年以來，華人人口的增長十分迅速。1965年，據規定中國國民的移入額每年為20,000人，這個

定額包括來自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另有600個定額分配給來自香港的移民。由於當時美國尚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移民主要來自台灣和那些能够證明自己為大陸出生的香港居民。1979年，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於是另外每年分配給中國20,000名定額。此後，華人移民的定額就增至每年40,600人。然而，由於美國公民的子女和父母以及難民不在定額之內，新移民的總人數可能超出上述人數10%到20%。當然，這些數字不包括那些來自越南、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各地的華裔移民。按照目前的移民速度，美國的華人人口每十年將增加一倍。幾乎沒有什麼人能跟得上華人移民的增長速度；甚至更沒有什麼人能够預見華人將會對美國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要論述這個問題，猶如要射中游移不定的目標一樣困難。

華人移民的湧入已使人們感到不安。某些美國人認為不應該再把華人視為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民族而將他們歸入肯定性行動方案中<sup>②</sup>。其他人則擔心移民正從美國人手裏搶走工作。還有些人則認為，新移民對於與美國社會同化並不感興趣；他們寧願住在自己的民族聚居區、不學英語及掛中文的商店招牌。這等行徑所引起的強烈反應是促使許多州通過了只准使用英語的法令，其中引人注意的是1986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的第63項提案，明確規定英語是該州的正式語言。

在許多人看來，華人的處境不錯，那是因為他們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尤其異於其他少數民族者，是他們“取得成功”並非賴於社會的援助。他們甘願從最低層做起，相互幫助而獲取成功。因此，華裔美人被視為“模範少數民族”。

這種看法顯然把現實看得太簡單了。今天的華人基本上由兩個截然不同的羣體組成。30%以上的華人屬於專業技術人員（美國技術人員佔總人口不到17%）。這些華人一部分是在美國出生，一部分是新移民，他們比美國國內一般人受過較多的教育，有較高的收入。他們並不居住在華人集中的社區，他們是“住宅區華人”。

雖或有不少華人從事專業工作，但從事體力勞動和服務行業的也為數衆多；這一羣體在華人人口中也佔30%。其中相當一部分往往是新移民，他們很可能住在唐人街，幾乎不懂英語，從事沒有前途和工資微薄的工作，如侍者和女縫工，他們是“商業區華人”。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業區華人心甘情願在唐人街定居和工作，這是因為他們在唐人街有親屬關係和互助網保護。他們艱苦勞動，相互合作，在美國全國各地的華人社區裏建立起富有生機的商業和製造業中心。人們認為這些中心的興旺使所有居民受惠。他們獲得的成就，吸引了遠東地區的企業家和投資者，後者反過來又促進了這些中心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更多的機會。這些社區的生氣勃勃，可以從當地銀行的日益增多和房地產價格的猛漲上反映出來，在許多情況下，其上升幅度可以與它們各自所在城市裏的最高

上升幅度相比。這給予一些社會科學家以深刻的印象，他們認為唐人街是“少數民族的飛地”，是一條通往美國中產階級的新途徑。它之所以為一條新途徑，是因為移民們可以不學英語，不加入美國勞動力市場而獲得成功。

不管局外的觀察者認為華人社區獲得了多麼大的成就，實際上大部分居民並不成功。香港投資者被吸引到唐人街來，是因為唐人街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華人社區的居民仍然以工人階級為主。一個典型的唐人街餐館侍者，每週得工作六十小時，月薪不過二百美元，沒有加班費，沒有保健費，工作也無保障。唐人街的家庭都住在一排排年久失修、蟑螂成災、只有三個房間的狹小公寓裏，通常是三代人住在一起。他們在經濟上並無進展；實際上，由於移民不斷湧入，他們的工資在下降中，工作條件也越來越差。

新移民不懂英語，缺乏適用於市場的技能，並在不穩定的行業裏幹活，勢必面臨經濟困境。但是許多華人還從事“地下經濟”，為華人僱主幹活：他們不受美國勞工法的保護，工廠東主逃避支付工人的社會保障費用；房東索取額外小費；華人開設的銀行無視銀行法規；青年糾結成幫向店主勒索保護費；幫會組織“堂”恐嚇——甚至謀害——反對他們的人。

沒有人敢於提出抗議，因為唐人街仍然操縱在一批傳統的政治名流手中，儘管情況有所改變，他們的統治取得局外當局的默許。這種結構是從十九世紀末的封建中國因襲下來的。宗親會、同鄉會和秘密會社

最初之組成，目的在於保護移民不受白人的種族攻擊。然而，這些社團一旦建立起來，就發展自己的勢力；它們起而統治社區裏的勞動人民。今天，這種傳統的秩序已有所改變，但仍繼續存在。這一秩序適應現代情況，為唐人街一個新的僱主和房東階級服務。

我強調非正式政治結構的重要性及這種結構牢牢地掌握着美國許多華人的命運，並非要說明唐人街是與世隔離的，不受外界勢力的影響。實際上，六十年代激進的民權鬥爭對唐人街產生巨大影響，迫使聯邦政府制訂了“偉大社會”<sup>③</sup>型的計劃。同時，少數民族日益高漲的政治覺悟也力求進行改革。新的政治思想滲入華人社區。民權活動分子、社會福利機構、工會和政黨慢慢地侵蝕着傳統秩序的權力，但它們還沒有取代唐人街企業界和政界上層人士的統治。

要求改革的勢力對傳統秩序所產生的有限影響，必須從更廣的全國範圍來觀察。美國的經濟已進入了後工業時期，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和高技術工業。同時，美國的勞動力正在重組，企業和勞工之間的均勢已有所改變。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僱主們都在爭取廉價的移民勞動力。因而，美國的經濟制度促進了剝削性的勞動條件。但是，華人為華人僱主效勞，就完全掩蓋了這種剝削。除此之外，還有美國官員的態度，他們一般對少數民族社區的內部事務不加干預。這種善意的不干預態度只會加強社區非正式政治結構的統治。

在某種程度上，華人移民面臨的處境是獨特的。

現代的唐人街不同於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聚居區，後者缺乏工作和資金。這些唐人街也不同於早期的歐洲移民聚居區，那些聚居區主要是一些導向與當地居民結合的小站。華人面臨的不僅是更大社會的種族歧視，而且還有華人社區內傳統政治秩序的統治。

然而，社會變化正在唐人街內發生。由於華人勞動者反對華人上層階級而進行鬥爭，兩極分化擴大了。我打算論述的就是這種兩極分化的性質和社會變化正在怎樣發展。

總的說來，本書持樂觀態度，因為我堅信華人並不那麼馴服聽話，這與一般的看法相反。作為新移民，華人來到美國謀求改善經濟條件，追求政治穩定、社會公正和平等。但是事實上，大部分人最終還是不得不為他人勞動，沒有財產，遭受剝削和歧視。這種處境需要表現出某種馴服性，或者至少能夠適應他人所造成的處境。但是，由於大部分移民是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下來到美國的，一般的移民很可能既有隨機應變的機智，又富於堅持己見的自信心。與他們的前輩不同，新移民不以接受社會服務和社會援助為恥。雖然從通常意義上來說他們可能沒有什麼政治覺悟，但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們會作出強烈的反應。如果有能幹的領導，他們是可以被組織起來的。1978年，紐約唐人街的20,000名居民示威反對警察的暴行。1980年，唐人街一家最大餐館的工人組織了一次成功的罷工，罷工持續了三個多月，數以百計的支持者參加了糾察線。1982年夏，唐人街的工廠東主拒

絕提高工資水平，20,000名華人成衣女工起來示威，支持工會提出的合約。這種鬥爭活動可能缺乏持久性，但是它的影響是深遠的。

唐人街的勞動民衆意識到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必須建立自己的不受傳統勢力影響的基層組織。由於他們的利益與上層人士的利益日益背道而馳，他們必須走向更大的社會，與勞工和具有同樣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結成聯盟。最後他們將變得強大起來，足以向傳統的唐人街秩序提出挑戰。

我不知道唐人街將來是否會併入更大的社會中，但是我對那些認為這種合併是不可避免的人有所懷疑，而且還要說明有許多因素有利於保持華人社區。唐人街內外的強大利益集團就是以保持大多數華人隔絕於美國社會而得到保障的。

社會科學家把研究的唯一焦點放在結合這個問題上，產生了一個重要結果。它意味着對少數民族和種族社區——尤其是他們的內部動力——缺乏認真的研究。常規的研究往往浮於表面，從外界利用一些統計數字和調查數據來描述這些社區，充其量，他們可能訪問了一些重要的社區領袖。這種研究方法忽略了社區生活的細微差別和動力。

只聽社區領袖們不得不說的話，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探索社區裏不同層次的人的態度。只知道有這些層次的人存在着，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了解他們對一些複雜問題所產生的作用和相互作用。鑒於這個原因，要對少數民族社區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是很困難

的，而且相當費時。要對美國唐人街進行深入研究尤為困難，因為語言隔閡是個主要的障礙。只懂普通話還不够，因為大部分居民都講廣州話和台山話。對一個分成許多組織和派別的社區進行研究，也是個問題。最後一點，幾乎沒有居民願意對外人吐露真情。出於害怕遭到報復，或出於民族自豪感，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把社區的形象說得消極悲觀。

我住在紐約唐人街多年，並且在一些自助計劃裏（一家食品合作社、一所英語學校、一個獨立的餐館工會和一個基層政黨委員會）當了十五年社區組織者。我了解人們，並且和居民們有密切的接觸。我還通過九家當地的華文日報並同當地的記者保持緊密聯繫（與這些記者經常交換信息）來注意社區的發展。

本書並非一部描述華裔美人成功史的著作。它敘述華人在雙重壓迫形式之下所受的苦難。我的分析主要以紐約的唐人街為依據。由於各個唐人街互不相同，難以概括。然而，幾乎所有現代的華人社區都遇到類似的問題，例如人口迅速增長，在經濟上向製造業和消費工業發展，海外華人資本的湧入，傳統機構的繼續存在，階級衝突的出現，以及社會福利組織和勞工組織的影響等等。對紐約唐人街進行研究，我們就可以觸類旁通，洞察其他唐人街的性質。

---

① 常青藤大學指美國東北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康奈爾、哥倫比亞、達德默斯、勃朗和賓夕法尼亞等名牌大

學。——譯者

- ② 肯定性行動方案指美國政府爲了認可少數民族和婦女的權利，規定政府機構、大學和企業在招工、招生時應給以一定的名額。——譯者
- ③ “偉大社會”，美國約翰遜總統提出的社會福利計劃。——譯者

## 目 錄

---

|                  |        |
|------------------|--------|
| 引 言              | 1      |
| 1 舊唐人街           | 1      |
| 2 紐約唐人街的經濟繁榮     | 17     |
| 3 外國資本的災殃        | 38     |
| 4 是一個模範的少數民族社區嗎？ | 54     |
| 5 唐人街的非正式政治結構    | 82     |
| 6 堂、幫和保護人        | 111    |
| 7 華人社區與政府機構      | 131    |
| 8 華人與美國工會        | 145    |
| 9 組織基層和建立聯合      | 171    |
| 結 論              | 187    |
| 話說《新唐人街》         | 姚楠 190 |

# 1

## 舊唐人街

---

移居外國的華人到了他們所入籍的國家裏，往往喜歡聚集起來。他們似乎比其他移民羣更傾向於聚集在一起。在東南亞的每個大城市裏都有唐人街，在澳洲、歐洲、南北美洲的大陸上也都有華人社區。在美國，唐人街為數甚多，但在上世紀第一批移民來到美國時，並未發展成為唐人街。美國唐人街的最初形成並非是自發的。

### 首批移居者：“苦力”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加利福尼亞淘金熱，引來了第一個華人移民高潮。當豐富的地面金礦被開採完後，大部分白人礦工移往產量更多的礦山。只有大採礦公司才擁有必需的資金去開採地下金礦。為了獲得可觀的利潤，這些公司需要一批可靠的廉價勞動力。來自華南的“苦力”（中文意思是“苦工”）於是被作為合同工運來美國。到1851年，加利福尼亞已有25,000名華人。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金礦開採一旦開始走下坡，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便轉向鐵路建築。於是出現了第二個華人移入的高潮，由他們來建成落基山脈橫

貫大陸鐵路的最艱巨的部分。華工在幾乎沒有白人工人願意忍受的、極為惡劣危險的條件下勞動。此外，在鐵路建成之前，要從東方運來工人並非易事。繞道好望角把黑人勞工運到西方，則費用太大。還有，由於內戰前已就廢除黑奴制度展開全國性辯論，黑人勞工的使用便成爲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華人——來自軟弱、停滯不前、半殖民地的清帝國——正好是奴隸勞動的替代者，而且他們也是被這樣對待的。當時，加利福尼亞的法院把華人視作不能同化的外國人，不給予合法的權利；華人成爲鼓吹種族歧視的法令和不公平的稅收的對象。

鐵路建成以後，就需要華人去開發西部的其他行業。他們築堤，給薩克拉門托和聖華金河谷的三角洲農田開墾沼澤地區，這一帶今天被認爲是美國最富庶的農業地區之一；他們還受僱於哥倫比亞河、普吉特海峽和阿拉斯加的罐頭鮭魚食品廠；他們在紡織廠裏勞動，還在一些小廠裏幹活，捲雪茄、縫製衣服、生產絲綢和製造黑色火藥。到1875年，美國西部的華人勞工已增至105,000人，幾乎佔加利福尼亞州所有身強力壯的男性勞工的四分之一。

## 《排華法》

當時華人正在逐漸成爲美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然而，由於大量白人工人沿着剛建成的橫貫大陸的鐵路移向西部，這一情況改變了。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